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英国社会史

〔英〕阿萨·布里格斯 著

陈叔平 陈小惠 刘幼勤 周俊文 译

陈叔平 陈小惠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英国社会史

〔英〕阿萨·布里格斯 著

陈叔平 陈小惠 刘幼勤 周俊文 译

陈叔平 陈小惠 校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社会史/(英)布里格斯著;陈叔平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385-4

I. ①英… II. ①布… ②陈… III. ①社会史—研究—英国 IV. ①K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696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英国社会史

〔英〕阿萨·布里格斯 著

陈叔平 陈小惠 刘幼勤 周俊文 译

陈叔平 陈小惠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385-4

2015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3 1/4

定价: 70.0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的第一个中译本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 1991 年出版的,迄今已 20 余年,早已绝版。现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新译本,想当可满足有关读者的迫切需求。

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作者对于他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一贯是抱着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这一崇高目的,这在他先后为两个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都做了明确的表达。也正是秉着这种基本信念,他高度重视本书的翻译出版,并始终一贯地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提供难以言表的巨大帮助。

这个新译本的完成从 2008 年开始动笔,至今已历时 7 年,期间经历过 3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据作者当时所提供的最新的英文版本(企鹅出版社 1999 年第 3 版)进行修正和改译。在这个新版本中,作者已经对第一个中译本所依据的 1987 年版本的每一章(包含序言)都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特别是把原有的第 12、13 两章完全删除,重新写了一章,即新的第 12 章,采用了原第 13 章的标题——“结束和开始”,成为该书的最后一章。这一重大修改十分重要,它在新旧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刻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人感受到新千禧年曙光的出现。令人欣慰的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的重视和支持,本译本得以把书中所有的附录——包括图表、书目以及索引在内,全部翻译过来,这就很好地保全了这部名著的学术价值,也弥补了第一个中译本在这方面的严重缺憾。这个阶段的翻译工作充满艰辛、进度很慢,因为首先要把两个版本的原文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找出修改过的地方,并极力领会其意图后,才

动笔修改。其时本人已臻八旬,精力已大不如前,况且主观上也想尽快在 2011 年初完成,作为对作者 90 寿辰的祝贺。由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过于猎进,以致在 2010 年夏因心力衰竭而住院治疗。略微康复后随即继续工作,直到 2011 年初夏,才完成这个阶段的翻译修改工作。

这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认为 1999 年这个版本,虽说是当时的最新版,但距离 2011 年也有十几年了。从内容上看,实有进一步补充修改的必要。况且,近十几年来客观事物的发展又是如此迅猛和多彩。但这也只是一种闪念而已,考虑到作者年事已高,绝对不宜给他增加任何负担,想想也就过去了。

然而,使我深感惊喜和振奋的是,就在我准备把译稿送交出版社的时候,收到了作者分两批发送过来的对原著进行的最新修改和补充意见,大大小小共百余处。于是,我便立即投入到第二阶段的翻译修改工作。可以看出,这次作者又把全书从头至尾过滤一遍,但修改重点很自然地落在最后两章,特别是最后一章即第 12 章上,这两章的名称也分别改为“战争与和平的考验”与“千禧年前后”。由于要把新的内容包括进来而不增加书的篇幅,作者对我新译的第 12 章作了大量删改,使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全书结尾,作者用“以上便是我在 2011 年的看法”这样一句朴实无华的话作为全书的结束,这也就宣告了这部中译本直接成为本书在 2011 年完成的最新版本。

然而好事多磨,由于种种难以预料的原因,这部译作直到 2014 年春才第三次全部脱稿,并最终于 2014 年底进入出版流程。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中文译本的修订工作并没有停止,这便成为了本书翻译修订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其间,作者也持续对原书内容进行更新。2013 年的修订中包括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去世等内容。而其他的细微订正则一直持续到 2015 年本书最终定稿之前。这些工作再一次使这部中译本直接成为本书在 2015

年完成的最新版本。

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作者——我在牛津大学的导师——对本书中文翻译工作的巨大帮助和支持,同时也高度赞赏他的夫人苏珊女士和女儿朱迪思女士在我们的合作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我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朋友们在本书的选定、编辑以及制作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特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王曦女士,若非她慧眼识珠,这部名著是难以重新面世的。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另一位编辑陈卓女士,感谢她跑完这场“马拉松”的最后一段。

使我深感欣慰的是,本书的翻译工作也始终得到我的亲人们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我的女儿陈小惠,十分关心我的健康和工作,常常根据我的需要,替我搜索查找了许多有用的材料,而且主动担负起与作者以及其他人的联系,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后来在关键时刻,她毅然担负起本书第二章至第五章的重译、作者授权的原文订正、全书的图表制作以及全书的审定工作。我想,如果没有亲人们的鼓励和支持,我是很难坚持完成这项任务的。

由于原译者之一周俊文先生已侨居海外,另一位译者刘幼勤教授已仙逝,受其本人或家属的委托,有关译文的问题由我全权处理。

最后,我还要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原编辑陈萍女士在本书的第一个译本的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叔平

初稿于2012年4月8日

修订于2015年5月4日

北京 人民大学宜园寓所

修订本中文版序言

我的这本《英国社会史》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于 20 余年前，它是在为一群中国听众而作的一系列讲座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加工成书的。如同在第一个中文版中一样，在这一新版本中，我一如既往，试图为增进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了解而努力地做出贡献。我热爱中国，并曾多次访问过中国。我有许多中国朋友。我对陈叔平教授提供的不可或缺的帮助以及商务印书馆和责编王曦女士表示感谢。本书的基本框架结构类似于第一个中文版，但是考虑到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历史变化的步伐，相比第一个中文版，本书最后一章的内容尤为不同。与此同时，对历史的研究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实质性变化。我以担任英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为荣，并高兴地迎接文化史的发展。总而言之，本书夹叙夹议，叙述与评论兼而有之。

阿萨·布里格斯

2011 年 5 月 13 日于苏塞克斯的刘易斯

中文版序言

我为我的《英国社会史》中译本行将问世而感到高兴。我曾数度访问中国,现任英中了解协会主席。我把这部中译本看作是增进两国间相互了解的一种贡献,看作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使命。

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历史是相同的。但所有的国家都越来越具有共同的趋向。在本书里,我试图通过英国社会在若干世纪中的发展来叙述英国的特殊历史。

我一贯把自己视为社会历史学家。作为英国社会史学会会长,我一直关心国内外史学的交流和发展情况。本书的撰成,是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助的。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翻译这部艰深的著作并为其顺利出版而努力的中国朋友们。

阿萨·布里格斯

1989年12月于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

致 谢

对帮助我准备本书这一新版本的人们,我在此表达深深的谢意! 以下人士尤应提及:苏珊·哈德、帕特·斯潘塞、乔安妮·金、罗纳德·克拉克,尤其是我的编辑科拉莉·赫本和我的文字编辑海伦·威廉姆斯。在先前出版的所有版本中,对我提供了帮助的人们,我谨此再致谢意!

目 录

修订本中文版序言	7
中文版序言	8
致谢	9
序言	1
第一章 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7
第二章 入侵、抵抗、定居与征服	29
第三章 从属、扩张与文化	64
第四章 秩序与冲突	96
第五章 问题、机会与成就	128
第六章 革命、复辟与善后处理	165
第七章 追求财富、权力和享乐	199
第八章 工业化的经验	234
第九章 交通通讯网	261
第十章 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其前奏、表现与后果	291
第十一章 战争与和平的考验	323
第十二章 千禧年前后	352
参考书目	398
索引	465

地图和图表目录

地图

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	16
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部落分布图	35
罗马时期的不列颠	38
罗马时期的伦敦	45
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居住地	55
英国宗教教区分布图(1450 年)	115
内战战役形势图(1643—1645 年)	181
不列颠帝国的发展(1763—1914 年)	214
英国产业革命示意图(1820 年)	247
伦敦的发展.....	248
铁路网络图(1870 年)	277

图表

物价上涨情况(1490—1650 年)	169
19 世纪的人口状况	320

序 言

vii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把它的过去如此完整地带入了现代生活。历史的联想对于我们决不是在重大场合下进行修辞的参考，而是英国人做任何一件事都不能须臾离开的东西。历史的联想影响着英国人关于整个民族生活所赖以建立的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曼德尔·克赖顿：《英国民族性格》，1896年

一个缺失历史的民族，
无法从时间中得到补偿。
因为，
历史是这样一种图式，
它形成于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各种要素。
因此，
在一个冬日下午，
当灵光降落在一个幽静的教堂的时候，
此时此刻，
历史便与英国俱在。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四个四重奏》，1943年

英国的性格不仅有稳定和统一的一面；还有丰富多彩和参差不齐的一面；它既明显又隐晦，因此任何一种概括只能让人感到迷惑，很难令人满意。

——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美国人看英国》，1948年

在各种历史中,与宪政史、政治史和军事史相比,社会史过去总被认为太微不足道,因为那些历史研究的都是重大事件,而社会史研究的却是日常琐事。即使在经济史得到承认,并像以往一样把社会史归属于经济史以后,也总是把与经济有关的内容放在首位。因此,像生活方式这类的问题就被认为没有生活水准问题那么“重要”。

然而,近年来,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社会史如今被视为文化史。viii 不但它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扩大了,而且吸引了不同层次的人们——包括专业人员和一般群众——去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几乎每个时期和每个问题都有专著,其中一些非常精湛。人们还编写了地方史和家史,其目的在于追根溯源,其主题则是生活和死亡。不过,有一些学术性的历史书,把重点放在抽象的概念上而不是人上,其中所使用的一些概念是新近出现并往往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与此同时,有一些颇受欢迎的通俗历史书则过于想当然,缺乏对历史独到的解读。因此,还需要以学术性研究的结论作为基础,将若干个世纪的历史综合起来。自从本书的初版在 1983 年问世以来,无论是社会还是历史都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如今需要做的工作也就比当时更多。

1983 年的那次挑战令人振奋,尤其是在史料的取舍方面。而今天,我们不仅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而且还进入到一个新的千年,为此,实有必要为这部历史书出新的版本,而不仅仅是要对最后一章改写而已。每一次新的社会发展都迫使我们对过去和现在进行重新考察。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认为每一件事情都会直通到现在——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令人沮丧的,我们可以对历史发展的倾向和方向进行有效的探索,然而我们必须准备好去接受过去就是过去这一事实,同时要注意区别什么是过去的选项,什么是已经做出的选择。

依我所见,社会史和文化史既要关注各种结构,又须关注各种

变化的过程,然而,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探索的最好方法便是要注重经验——包括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群体的相同或相反的经验,这些经验有许多是重复的,也有一些是共同的。社会史中部分有吸引力的话题是重现那些默默无闻而且往往还是当时权力体系的受害者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但是,一部全面的社会史也不应当把权势人物置诸罔顾。社会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网络,而不是一个抽象总体。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始终无法了解无权无势或有权有势的人们情况。

在人们大谈特谈文化史之前,社会史的文化层面已显然存在。作为社会史学家,他们必须进行各种切换:从厨房切换到客厅或者卧室——或者花园,从家里切换到学校和大学,从田间切换到工厂,从乡村切换到城市,从医院切换到收容所,从图书馆切换到实 ix 验室,从仓库和办公室切换到威斯敏斯特和白厅的走廊。他们必须学会读懂每一种文化路标。他们还必须考虑到被称为“公共关系”的东西以及媒体的作用,注意到事物“原先的样子”和如今被设想的样子。好奇心是社会史学家所不可或缺的才质。同样重要的还有那种洞察言辞的能力。在工作过程中,社会史学家往往会发现细枝末节要比笼统概况更富有启迪,特别是当他在探索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与众不同的特色以及它们的共同之处的时候。对于社会史学家来说,每一件事情都可资利用。

自1983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什么是地地道道的“英国的”,这个词和“不列颠”一样,为人们所惯用。人们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关注也就比以往多得多,更不用说对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关注,因为随着权力下放的实质程度这些地方将寻求新的方向。然而,如果断言一个“新不列颠”或一个新的“不列颠诸岛”正在真正形成,尚为时过早。目前,把英国与其他国家(包括一度曾由伦敦实行统治的那些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历史著作仍然非常之少。本书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尽管每一个国家都

有自己的历史,包括它们各自的社会史。

英国社会史往往被认为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包括那些具有迥然不同的传统的人民)有直接联系,或是作为一种模式,或是像新近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作为一种警示。事实上,要想从英国社会史中汲取教训绝非易事,人们必须时时刻刻考虑到,英国社会史是自身形成的,它具有地方和区域的种种差异性。我们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文化的独特性。

就英国国内而言,我并不是单纯从伦敦来看变化的样子。我的材料完全来自各地区。基于我的研究方法,我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与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两者并重的。文字有自身的历史,它往往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至为关键。文字以及建筑学、艺术和音乐的作用不单纯是感情的表达和交流。它们是以复杂的方式与经验相联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置身于一种“传统”(如今这是一个过度使用的字眼)之中。在本书的另一些版本中,我曾使用一些插图,其中包括地图、印刷品、绘画以及照片等,这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便于说明。而在这一版中,我仅以文字叙述为主。

x 这本书是岁月的沉积,不但得益于阅读和交谈,而且还得益于旅行。我的阅读开始于剑桥大学本科时期,当时我听艾琳·鲍尔的课,那是一位在社会史方面最令人叹服的讲师。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跟约翰·索尔特马什一道去野外远足,从中学习了不少东西。而在进入剑桥之前,我成长在约克郡的一个工业市镇中,该镇位于沼泽地的边上,其环境之独特实不逊于像利物浦这样的大城市或科茨沃尔德里面的一个乡村,当时我还遍游了法国和苏格兰。近年来,与当年的苏格兰一样,美国成为了我旅行的首选之地,本书的部分手稿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我在本书的修订本中文版序言中也已经描述了本书的第一版是如何成章的。我领会到不仅要把19世纪的曼彻斯特与过去的城市进行比较,而且要与20世纪的中国香港和圣保罗进行比较。

当然，在这里我要向许多历史学家——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致以深深的谢忱，其中包括吉尔伯托·弗雷尔和乔治·杜比。就我个人的气质、背景以及许多结论而言，是与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迥然不同的，他的《英国社会史》出版于大约 70 多年前的战争时期，所涉及的年代要比本书为短，我与他既有阶级（在英国这个词仍然代表象征着实质性的差别）的差别，又相隔了一个世代以上。然而，我很赞同他的豪言壮语，即我们要极力恢复“过去每个时期的全貌”，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要比过去的居民更了解那些围绕并制约他们的生活的各种条件”。这是一种鼓舞人心并富有教益的想法。

阿萨·布里格斯

2011 年于苏塞克斯的刘易斯

如果我讲的任何事情由于学识浅陋而出差错的话,我随时准备收回,加以改正,并且对我的书进行修订。

——约翰·菲茨赫伯特:《家政书》,1534 年